



# 尚书好

SHANGSHU  
HAOFANG

千金方婉之，  
失仪名动上京

偏遇无良画师涂鸦



住茅房，  
卖签名，  
为了钱，  
他全身  
明码标价

他上能当“权臣”  
下能扮巫师

朝堂之上是无赖  
闺阁之内忠犬忙

守身如玉二十七年，生性拒门的他又深情得如此特别



古代欢萌版《学长请吃药》

轻品尚书  
无字不香

我爱赚银子，却又觉得它冰冷得没有一丝人情味。

我大概是一个冷血而又，如今真得量腹节，希望给你，请和我自己，相信你。

苏盛 著  
SUYING  
WORKS

# 尚好方

SHANGSHU  
HAOFA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尚书好方 / 苏盎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414-7

I. ①尚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0086 号

书 名 尚书好方

---

作 者 苏 盎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丐小亥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艾璐璐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装帧设计 黄 梅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33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,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414-7

定 价 26.80元
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目 录



001

第一章 一屁失仪

021

第二章 抠入骨髓

042

第三章 揽镜自照，他觉得自己好看死了

066

第四章 您想让我睡了他？

093

第五章 什么是矜持？

117

第六章 令人堪忧的情商

137

第七章 大王派我来剿匪



## 目 录

- 153 第八章 二傻的心思
- 177 第九章 谁家都有户“穷”亲戚
- 196 第十章 兔死狗烹
- 224 第十一章 我娶你
- 241 第十二章 幸福不是长生不老，是相濡以沫
- 272 番外 那么多年的孤芳自赏只为遇见你



第一章  
一屁失仪

遗世独立，田园而  
居的不一定就是陶渊明，  
也有可能是买了一文钱  
芝麻都要躲到深山老林  
里独吃的卢至。



她，是上京粮商方正之女，自幼饱读诗书，刺绣女红无一不佳。

她，拥有着娇花之容，抿唇含笑间无人不倾其风采。

这样的女子，本该人人趋之若鹜，却在双十年华因着皇廷盛宴上未能憋住的一记响屁，名动上京。

殿前失仪，此生不可再进宫闱。

倾世容颜毁于一屁之间。

何人懂她的哀伤？

何人理解她的痛楚？

当曾经被媒人争先恐后近乎踩烂的门槛彻底没人光顾之后，她究竟要何去何从？

其实，当方婉之的二娘卢翠花，含着眼泪将这本名为《你不知道的富家后宅糟心挠肺的那点事》的话本子送到她面前的时候，她已然买了一本典藏版读得津津有味了。

只不过碍于对方眼中的哀伤实在太过露骨，让她不甚好意思将手中的正版拿出来与之进行对比。

卢翠花说：“你怎的就不知道上火呢？”

话还没说完，那滴将掉欲掉的眼泪珠子就顺着脸庞轻轻滑了下来。

虽说脸已经是半老徐娘，不见往日妖娆，里面的风韵却是足足的，实在让双十年华的方婉之自叹不如。

卢翠花道：“萝卜有按斤啃的吗？好好的一个娇俏姑娘，若不是因为那一个……屁，如何会落得今日无人问津的地步？”

那个“屁”字，卢二娘说得挺羞臊的，恍若这个词儿自口中说出来就是不体面的。

诚然这事儿也确实不够体面，只是五谷浊气这种事儿，也不是说忍就能忍得住的。

归根究底，无非就是这屁放错了地方。

对于此事，方大姑娘并不觉得委屈，事实上，如果没有那日的一记响屁，反而会使她觉得买回来的三斤酸萝卜白瞎了银子。

她是故意的。

只因不想踏进宫门，她自编自导了这么一出自毁名誉的戏码。

当然这话她不能跟卢翠花说，更不能对那个费尽心机想把她塞进宫里做贵人的亲爹讲。唯一能做的就是接过二娘手里准备好的绳子，跑到后院踢凳子去了。

“让我死了算了！好端端的一个姑娘家，做出这等有辱祖宗门楣的事，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！让我死！！”

类似的戏码，方家几乎每天都要上演一次，方婉之当然哪次也没真的死成。丫鬟奴才的劝阻，二娘卢翠花的肝肠寸断，无非都是吵嚷出去给外头的人听的。

毕竟作为一个一屁把自己富贵路崩没了的商贾之女来说，上吊是唯一能够显示她内心的愧疚和强烈的羞耻之心的。

即便方婉之从来没有过这两样东西。

再说方大姑娘的姿色，上京真没几个姑娘能比得上。

一汪秋水似的眼睛，眉似远山，眸光潋潋，一口朱唇不点而红，真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美人。

只可惜她年幼丧母，一直被扶了正室的二娘养在身边。

卢翠花的身子骨不好，年近四十也没生下一个男半女，年幼的方婉之也就成了她所有的精神支柱。

什么时候该浅笑，什么时候该含着眼泪甩帕子。

作为一名当年燕京一带红极一时的舞姬，卢翠花几乎将身上所有凡尘浊世的脂粉气，不遗余力地教给了方婉之。

不可否认，她是爱她的。

也无可厚非，在七岁之前一直被亲娘教育着，人不要脸才能在世間立足的方大姑娘，多多少少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教养得不

似凡人。

卢翠花说：“女子一辈子的幸福都挂在男人身上，即便留不住他的心，也要留住他的钱。至少在人老珠黄时，尚能守着一堆金银细软过日子。”

方婉之的亲娘林晓晓却觉得不然。

这位出身大户的千金小姐，一辈子心心念念的只有一个叫作绍韵的穷酸书生，偏这书生是个一门心思只想吃软饭的，一听说晓晓要跟自己私奔，当下就卷着林晓晓的爹打发的银子离开了上京。

林晓晓为此割腕自杀了几次，年纪大了，也就遂着自家爹的安排嫁给了方正。

她不爱方正，但是给他生了方婉之。她虽青灯古佛地敲了半辈子木鱼，红烧肉却一口也没少吃。

她对方婉之说：“别听你二娘的，找个情投意合的人过日子才能舒坦。”

方大姑娘稀里糊涂地点头，眼见着她娘又塞了一大口肥肉。她挺想跟林晓晓说一句：娘，您当初要是私奔了，估计就啃不上这东西了。

银子跟人心，真的挺难兼得的。

不过这话说起来，方婉之会留到现在，也跟她那个想要攀龙附凤的亲爹脱不开关系。

方家是上京最大的粮商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富贵人家。虽说方婉之这一记响屁熏走了皇家这面大旗，上门求亲的人也还不算全部死绝。

怪就怪在，方正看不上。

他是个心气儿极高的人，一心只想让方婉之攀个高枝。既然宫里是进不去了，那就去宗世王侯跟前转悠转悠。再不济，也得找个官家老爷的儿子让他闺女嫁了。至于如何让这些人中龙凤看上方婉之，方正琢磨着，这就只能看妙手丹青澜公子的本事了。

传闻，这位丹青公子不爱美女只爱金银，一笔一卷风姿绰约。

传闻，丹青公子只看银子说话，画出来的美女图万两难求。贵是贵了点，但是只要这画是出自他手，没有嫁得不好的。

他还打听到，澜公子同宫里的几位王爷关系颇好，陈王刘礼的侧妃就是之前求了他一幅画像才坐到了今日的位置。

自从方婉之一屁失仪之后，澜卿公子就成了方正眼中久旱之地的唯一一场瓢泼大雨，哪有不求的道理。

为此，方老板很是在四九城里转悠了些天，多方打探之后终于知道了澜卿的住所。当下他也没含糊，第二日便将银子捆在身上，带着方婉之去了京郊北晏山。

这里是澜公子作画的地方，朱漆大门，石砌砖瓦，匾额之上“玉尘奉宛”四个大字苍劲有力，甚是风雅。

方婉之眼巴巴地望着大门上偌大的两幅财神像问方正：“爹，这位澜公子真能替女儿找得到良人吗？您跟他说过女儿不喜欢胖子吗？身高不能低于六尺的吗？不要有脚臭和晚上踹被的吗？”

方正都未作答，直接回手拍在她的后脑勺上。

“放了那样的屁还有脸挑三拣四，老子肯花银子给你找个有钱的还不偷着乐去。”

爹，您这就不对了吧？

放屁就不能选良人了吗？

那找到良人的那些女子岂不是要被屁憋死？

方婉之不相信有几个人能憋得住屁的，也不想在这个地界跟她爹讨论放屁的必要性，她听话地拿起帕子偷笑了一下，问：“那这人至少也得是个四肢健全的吧？兴趣爱好什么的您都打听清楚了吗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吧？女儿听说这些有钱的最喜欢玩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漆门之前，方正叩了两下门扉，没过多久便有一名小厮迎了出来。

跟很多小厮给人的印象不同，来者竟是个身量颇长，身体强韧的男子。只可惜生得方脸阔额，忒是普通了些。

但是他说他叫皮皮，澜卿公子亲口给起的名字。

方正的嘴巴开了又合，一句“澜公子起名的品位当真不俗”愣是没说出口。尴尬了一瞬，方正才道：“在下方正，一直仰慕澜公子妙手丹青的盛名，今日贸然至此，便是想为小女婉之求一幅画像的，劳烦小爷儿通报一声。”

想来皮皮平日也不少接待这些求画的人，习以为常地点头，也没说什么客套话，伸手比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，只在进门之际回头问了一句：“银子带够了吗？”

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颇让方正有几分心塞。还没进门，就有一种即将被坑的感觉扑面而来。

在没有进入“玉尘奉宛”之前，方正和方婉之都觉得，这里会是个内有乾坤的地方。不说玉石拱桥，雕梁画栋，也该是个风雅之地。

在他们的认知里，澜卿应该是不缺银子的。

然而真正迈开步子进去之后，他们才发现——

并没有。

一间破破烂烂的茅屋，一目了然的狭小庭院，如每户农家在房檐上挂满的辣椒玉米，刚一进门便先声夺人地占据了他们所有的视线。茅屋之前有一小片田地，入眼便是一片碧绿的大葱，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屋内一扇小窗半开着，不时被风刮得东倒西歪，发出吱嘎吱嘎的垂死之声。柴房的门开了一角，堆满了作画用的各式笔墨。整个画面，一目了然得甚是……寒酸。

方婉之说：“爹，这葱长得不错，回去的时候咱们拔两棵蘸酱吃吧？”

方正压根懒得斥责她的缺心眼了，只盯着茅屋上被风掀起了大半边的茅草不停地抽嘴角。心里翻来倒去地想着，这真的是那个名扬大堰

的澜公子的住所吗？他那万两黄金一幅的美人图，难道都捐给村头破庙盖房子了不成？

想是对自己家爷的独特品位和客人来时的脸色见怪不怪了，皮皮很郑重地抬手对方正说：“二位且往里面请，进去之后，便会知道为何有这般多的人来问我们家公子寻画了。”

这般说着，皮皮已经熟练地自怀中掏出一只香炉，燃起一炷清香放在门前。再去看时，人已经一个起落，跃出了小院。

好像在这里多待一刻，自己也会觉得挺丢人的一样。

方正打从进了这“玉尘奉宛”肩膀就没松下来过，眼见着澜公子看门的小厮一个跟头翻得衣角都看不见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敲门道：“澜公子，在下方正，是带着小女婉之来求画的。”

这扇木门是破旧的老木，方正不敢敲得太用力，生怕动作大一点，这东西就碎了。

屋里却一直没有人应声。

他担心对方没听到，又唤了一声：“澜公子，您在吗？”

还是没人应声。

“澜公子，我们是带足了银子过来的，您看……”

茅屋的门突然开了一条小缝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缓缓伸了出来，指骨修长，肤色却像是常年不晒太阳的人，白得有些疹人。只见那手掌向上翻着，掌心赫然写着：开门费，五十两。

方正别说肩膀了，整个人都险些摔在地上。手指的主人倒似有点不耐烦，上下晃动了两下没抓到东西就要缩回去。唬得方正连忙塞了一张银票上去。

他看到对方用手捻了两下，随即“吧嗒”一声，门闩应声而落。再抬头看去，敞开的门内哪里还有人影，只余下一股异常好闻的青竹之气。恍若刚才那个抓了五十两银子的手只是他的幻觉一般。

方正有些心惊，转头看了眼方婉之，发现她还盯着屋外那一片大

葱想要蘸酱，心头那点惊吓又被气得消失殆尽，猛地扯了她一把，拉进了屋内。

方正想，左右都走到这儿了，不进去看看也真白瞎了五十两的进门费了。

然而只这一眼，方正便被悬挂在房梁上迎风而动的诸多美女图惊艳了。

方正曾见识过工笔大家茂林先生的画作，私下想来已然算是至佳，眼前的画作却比之茂林先生的更添七分灵动，但见画中女子或莞尔一笑，或手持拂柳。并非都是清一色的美人，但是每一张脸都被画出了一种独有的风情，当真令人叹服。

再观茅屋的陈设，同它的外观一样简陋，除了挂在房梁上的画像连张像样的桌椅也无。不算宽敞的正中放置着一张极大的刻有上洞八仙的精致屏风，生生将屋内隔出了两个小间。

方正看不清屏风之后的场景，只听到一道清越的男声道：“招待不周，见谅。”

听声音不过二十出头的光景，语气却有些散漫，且无礼。

都说上门是客，来人又是长者，连盏茶都不招待，这澜公子当真算是大堰第一人了。

方正脸色有些不好看，再抻脖望望挂着的女子画像，又将不满的话咽了下去。

他将方婉之朝前推了推，拱手问道：“屋内坐的可是澜卿澜公子？在下方正，乃是上京粮进米行的老板，一直听说您一手丹青画得极妙，今日带着小女婉之过来，就是想同您求上一幅画像，也好找户好人家。”

“嗯。”澜卿听后应了一声。

“来这儿的都是想嫁得好的，方老板请坐。”

坐？父女二人环顾空旷的小屋，听到澜公子又加了一句：“墙角后面有蒲团。”

连把椅子都不肯买？方正觉得，这实在是自己做过的最荒唐的买卖了。

方正问：“您这一幅美人图，多少银子？”

方婉之说媒那会儿，方正也曾找画师画过几幅画像的，所以对这一行的规矩还算略懂。知道画风不同，价钱也都不尽相同。方正思量着，方婉之的脸长得不错，没必要挑太贵的，正打算说我们不用山水背景之流，就听到澜公子缓缓道：“我这儿只有两种画，认真画和凑合着画，方老板要哪一种？”

话毕，自屏风之上甩出两幅画像。

同样一个美人，一幅勾画精美，颜色细腻；一幅则甚为粗糙，混乱涂抹。一眼便能看出……哪张是凑合着画的。

方正站在那张粗制滥造的画前良久，咬牙问了句：“认真画的，多少银子？”

屏风后面又甩出三幅画像。

“第一幅是三个月画好的，一万两，画得不满意不修改；第二幅五个月，一万五千两，可以修改一次；第三幅需半年，两万两银子，小修三次，嫁过去之后会附赠一个有经验的稳婆帮忙接生。”

方正额角的青筋都快爆出来了。

他见过这么多生意人，从来没见过澜卿这么会敲竹杠的。

来这儿寻画的，哪个不是想让自家闺女嫁得好。看过了两万两一幅的画，前面那两幅如何还能入得了眼。

更何况，那三个月就能画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走心的。

方正盯着两万两一幅的画：“这也……太贵了啊。”

澜卿也没有劝他，挺温和地建议：“画像就像花银子买姑爷，什么样的银子买什么样的姑爷，您自己掂量。”

一句话直戳心窝。

但凡来这儿的，哪个不想买个好姑爷？！

两万两银子，半年的时间，出一幅最精致的美女图。

这是两人最终达成的共识。

方正交完银子之后，整颗心都在滴血，他摸着怀里生生薄了三分之二的银票，颤抖着问：“都说您，识得宫里的贵人和朝廷里当官的大人，这画像画得了，也能帮忙走走关系？”

他主要就是奔着这个来的。

屏风之后那个模糊的人影还在数银子，他一面捻着银票一面道：“这个是另算的……三品以下三千，二品侧室六千，王侯侍妾八千到一万不等。”

方正抖着下嘴唇咽下重重一口口水。

张口之间，一句“能不能便宜一”，“点”字还没出来，屏风之后就甩出一块写着“概不议价”的小木板。

“又想嫁得好，又想花钱少。方老板也是生意人，这道理不用我说心里也是明白的。”

生生将方正的话给堵了回去。

在生意场打滚的，哪个是个嘴拙的。方正正在外油滑了半辈子也没想到，如今在澜卿这个后生面前吃瘪。

他说：“做生意讲求你来我往，这价格也没有说死的道理，澜公子已然是这个价钱了，这走关系的银子……”

就没点让步的余地？

“京城名嘴风三娘是我挚友，三姑六婆无一不熟。生孩子接生的银子给你包了，摇签算卦的银子省了，八字给你合个最好的。便是女儿嫁过去不得宠，还能在勾栏里帮她觅一个漂亮填房卖人情。”

澜公子在里面将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作响。

“再算计下去，可就不只这个价了。”

方正的手紧了又紧。

风三娘啊，那可是个能将死人都嫁出去做冥婚的主儿，真真是媒人里难寻的名嘴。

只是。

“三姑六婆什么的，我们自己也可以找，方某虽说做的是米行生意，但也不是如旁人瞧着的那般腰缠万贯的，今日也真的是……”

方老板犹自苦口婆心地商量着，里面的澜公子却压根没有搭茬的意思。

及至他说得口干舌燥之际，澜公子才温温吞吞地道了句：“我接生意是按时辰算银子的，超过一刻钟多加二十两，您看着门口的香，可要断了。”

方正这才明白过来，皮皮摆在门口的那只香炉是干什么用的了！！再一见着那香已经燃到了最后，只剩下一小截将掉不掉的香灰了，他慌忙喊道：“我给！但是得烦劳您给我闺女挑位三品朝官的儿子，将脸画得尽可能妩媚些。”

他本想说二品以上的，奈何价钱实在太贵，饶是他再想攀亲贵也得掂量着兜里的银子。

方婉之的长相五官都算好的，就是少了点女子的那份妖娆。既然是送给上面看的，自然得挑官宦子弟喜欢的调调来画。

澜卿闻言似乎是笑了，心情甚好地将算盘珠子丢到一边，说：“站过来我瞧瞧。”

瞧？

怎么瞧？

一直坐在一旁发呆的方婉之踟蹰了一下，老实巴交地站起来，抬腿扒着屏风的边缘就打算爬过去。

她向来是从善如流的。

半开的小窗之后堪堪露出一张抱着一堆大葱的皮皮的脸，他抽搐着嘴角说：“姑娘站在那里就好了，我们家公子看得见。”

他说的位置是屏风的正中。

隔着这么厚的帐布也能看清？

方婉之怔忡了一下，刚站过去就被一双骤然出现在眼前的眼睛吓了一跳。

但那是极漂亮的一双眼睛，凤目狭长，眼尾微微上挑。于男子而言，显得过分秀气，眸色却极淡，有一种闲云野鹤不染尘世的干净。

她想到曾在书中读过的。

时人目夏侯太初，朗朗如日月入怀，皎皎如玉树临风，眼无风月，不识烟火。

虽未见其人，依旧难掩其风姿。

可是，这双眼睛的主人在屏风上抠了个窟窿。

他抠了个窟窿，且吝啬得让人嘴角不停地抽搐。

“加钱。”

说完这一句后，窟窿里的眼睛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方正痛不欲生又不得不毅然放血的哀号。

直到离开“玉尘奉宛”，方婉之还在感叹，海水果然是不可瓢舀的。

遗世独立，田园而居的不一定就是陶渊明，也有可能是买了一文钱芝麻都要躲到深山老林里独吃的卢至。

正式开始作画是在三日之后的午后。

冬去春来，正是积雪散尽，绿抽新芽之时。

然而今年的初春，却比往常暖得早了些。稀稀拉拉的细雨，虽说零星下了几次却总不得痛快。乌云厚厚地在天边积了一层，阴沉得让人觉得莫名压抑。

方婉之不知道这位澜公子为何要选在这个时辰作画，私下想来可能是来自于画师迥异于常人的个性，当然也可能是脑子有病。

她更倾向于后者。